

跛老爷

[苏]阿·托尔斯泰
贝珊译



45.52
C420

532813

A decorative border consisting of intricate black scrollwork and floral patterns. It starts at the top left, goes across the top, and then curves down the left side. A horizontal line runs across the top, with a black rectangular box attached to it by two dashed lines.

跛 老 爷

〔苏〕阿·托尔斯泰
贝 珊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文 菴
封面、扉页设计：陈 琦

跛老爷

[苏]阿·托尔斯泰 贝珊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120,000

1981年1月第一版

198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3,800

统一书号：10116·826

定价：0.50元

抛弃冰封的峻崖上的宝座，
游子离开了高原上的故乡，
象自由自在的瀑布
跃入幽暗的峡谷和痛苦的牢房。
一只坚定的爱情之手，
把浮云拉回山乡，
犹如羊羔的鲜血，
在白雪的祭坛上泛起红光。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①，

《指路星》)

^①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1866—1949)，俄国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

17A10/905

内 容 提 要

在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创作初期的一系列描写俄国贵族地主的破产和堕落的作品中，《跛老爷》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

作品的主人公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公爵（即“跛老爷”）从青年时代开始便沉溺在酒色征逐的腐化生活中，心灵非常空虚和苦闷。这时他爱上了美丽纯洁的少女卡佳，经过一番波折，二人终于成婚。不料婚后不久，公爵又被曾经玩弄过他的贵夫人安娜所诱惑，他抛开卡佳，如醉如痴地去寻找安娜。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磨难，公爵终于幡然悔悟，埋葬了邪恶的情欲，回到了妻子的怀抱。作者通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揭露了贵族地主的荒淫无耻和精神上的颓废，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没落表示惋惜和同情。

目 次

月夜·····	1
不期而至的感情·····	15
往事不堪回首·····	27
卡佳·····	50
告密·····	60
漩涡·····	82
命运·····	100
归来·····	131
最后一章·····	160
译后记·····	175

月 夜

1.

午夜时分，一轮明月在科雷万上空升起，照亮了一排小木房左侧那些参差不齐的玻璃窗，驱赶着浓重的阴影沿着村里那条街上被踏倒的酢浆草向右侧伸展开去，接着又钻进一朵在夜空中迷失了方向的浮云后面。这当儿，一辆装有折迭车篷的四轮马车，由三匹系着铃铛的马儿拉着，飞快地驶过了村子。

公鸡还没有打鸣，可是狗已停止了吠叫，只有村头的一幢小木房还能见到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射出来的昏黄灯光。

小木房大门的两面坡屋顶上插着一根杆子，顶端有一个铁环，上面捆着一把干草，告诉远处的旅客，这是一家旅店。旅店外那一片平坦的草原，在月色下显得灰濛濛的，向远方伸展开去；大汗淋漓的马儿正被驱赶着向那边奔去，在深夜的岑寂中传来拉边套的马儿清楚而响亮的奔驰声和辘马不稳定的马蹄声。坐在马车上的那个人举起他的手杖，触了一下马车夫。马儿向后一蹲，在旅店前停住了。

那人解开裹在他腿上的毛毯，扶着车夫的座位下了马车，一瘸一拐地穿过草地，走进旅店低矮的门廊。他在那儿转过身去，对车夫轻声说道：

“你走吧，天亮的时候回来。”

车夫抖了一下缰绳，马车便向草原上驶去。那人抓住门上的把手，格格地摇了几下，然后靠着门廊里一根破旧的柱子，仿佛陷入了沉思。他那瘦削的脸庞是苍白的，细长的两眼眼下显现出阴影，鬃曲的小胡子使得下巴仿佛光秃秃的。他慢悠悠地摘下右手的手套，重又敲起门来。

可以听见一双赤足穿过前室轧轧响的地板发出的声音，门打开了一个小缝旋即完全敞开，一个年轻的娘们儿站在门槛上。

“阿廖申卡！”她愉快而激动地叫道。“我没想到是你。”她怯生生地摸摸他的手，吻了吻他的肩。

“你接待我吗，萨莎？”他问道。“我可以在你这儿呆到天亮。”他点了点头，就走进了沐浴在月光中的前室。

萨莎走在他的前面，不断回过头来看他，鲜艳而秀丽的脸上挂着微笑，露出一口白牙。

“我看见你中午坐着马车打村子里过。我想，你大概是去沃尔科夫老爷那儿，他们会让你在那儿过夜，可你却到我这儿来了，老爷……”

“你这儿没有过夜的旅客吧？”

“没有，一个也没有，”萨莎答道，一面向夏天住的木板房走去。“有几个赶大车的庄稼人在这儿落脚，可他们都睡在外头，”她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坐了下来，温柔地微笑着，床上铺着一床用布头做的被子。

从一个小窗户射进房里的月光，照亮了萨莎的脸、微微向上翘起的两个嘴角，以及从黑色无袖女衫的开口处露出来的长脖子，一串琥珀色的项链在她的胸脯上颤动。

“弄点儿酒来。”来人说道。

他拿着帽子和手杖站在阴影里。萨莎伶俐地跳起来走出去了。他仰卧在床上，双手垫在脑后。他的脸微微地皱了起来，显得有点歪。他翻身侧卧，抓住一个枕头，把脸埋了进去。

萨莎回来了，拿着一个小桌子，上面铺着一块小桌布；她在桌上放了两个瓶子，一瓶是酒，另一瓶是含酒精的甜饮料，接着爬上一个小梯子，从小贮藏室里取出一盘果仁、蜜糖饼干和葡萄干。她迅速而轻盈地从月光下走进阴影里。躺在床上的人用肘部把上身撑了起来，说道：

“上这儿来，萨莎。”她立刻在他脚旁的床头坐下。“告诉我，萨莎，要是我侮辱了你，狠狠地侮辱了你，你会原谅我吗？”

“随你的便，阿列克谢·佩特罗维奇，”萨莎沉默片刻，用颤抖的声音答道。“我恭顺地感谢你的爱情。”她转过身去，叹了口气。

阿列克谢·佩特罗维奇，即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公爵，朝黑暗中看了好久，想看清萨莎脸上的表情。沉默了半晌，他轻声地，仿佛是懒洋洋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你反正啥也不会明白。你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可你却没有问一问我打哪儿来，为什么我现在躺在你这儿的床上，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躺在你这儿的床上，这是丑恶的……是啊，真可怕，萨莎，真丑恶。”

“你说的是啥，你说的是啥！”她惊恐地说道。“就象我接待了你可又不爱你似的。”

“坐近些。就这样，”公爵接着说，一面抓住萨莎丰满的双肩。“我就是说给你听，你也不会明白的，所以你也别再问了。你听着，今天晚上我跟一个人作了一次长谈。这很好。”

“跟沃尔科娃小姐？”

“是的，是跟她。我紧靠着她坐着，头昏目眩，你的酒也没有这么厉害。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会梦见有人在温存地抚摩你，我一想到她就有这种感觉，就象是在做梦。我刚从那儿来，心想我是会万事如意的。可当我到了科雷万，却觉得我非把马车停在你门前不可——于是我的一切幸福也都见鬼去了。现在你该明白了吧？不明白？我不该来找你。我巴不得你把我毒死才好。”

萨莎的双手颓然下垂，她低下了头。

“你可怜我吗，萨莎？是吗？”公爵问道，他把她拉到身边，吻了吻她的脸，可她就象一尊石雕，既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张开双唇。“不说这些了。”他说。“我是跟你开玩笑。”

这时她绝望地说道：

“我知道你是在开玩笑，可我照样相信你。你干吗要折磨我呢？我的心已经伤透了。我知道你爱我只是因为你可怜我。我不过是个乡下女人，我这一辈子能有什么指望，我哪能希望得到幸福呢！”

这当儿，墙外有一只公鸡高声啼叫起来。一匹马儿在矇矓中敲打着木板。在暗淡的晨曦中渐渐可以看到公爵的那张憔悴

悴、清秀的脸。他那双大眼睛是忧郁而严肃的，嘴唇上凝滞着一丝嘲讽的微笑。

萨莎把他看了很久，接着开始吻他的双手、双肩和脸；她在他身边躺下，用她那结实而兴奋的身躯温暖着他。

2.

在村子的另一端，在一个用篱笆围起来的杂草丛生的小院落里，有一座新盖的小木房，扎鲍特金医生正躺在房内的高板床^①上。

从下面只能看到他的脑袋，下巴支在两个拳头上，下巴上长着又粗又硬的棕黄色胡子。一簇簇同样的头发向四面八方竖起，它们从头顶长出来，覆盖着前额和眼睛，脸还没有洗，由于刚睡醒而有点浮肿。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扎鲍特金医生眯着眼睛，对准地板上的一个木头节疤，从高板床上吐下一口唾沫。

在对面的一只洋铁灯下，一位神父靠墙坐在一条板凳上，他身材矮小，外貌文静而温顺，黑色的头发里已孱杂着银丝。他内衣的两个袖子沾满油污，而且象手风琴那样全是褶子。瓦西利神父把双手抄在袖筒里，愁眉苦脸地默默无言，瞧着医生吐唾沫。

① 俄国农村木房里安装在炉子和侧壁之间的一种床，有一人高。

“一个人三年的工夫就变成了这副模样。”瓦西利神父终于说道。

“怎么，你不喜欢？”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懒洋洋地答道。“我从小就有这么一种习惯：当我闷得受不住的时候，我就爬到一个窄小的地方去吐唾沫。你不喜欢，那你就别瞧。我甚至找到了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谷仓下面，那里长着柔软的小草。咱们那条母狗总是在那里产仔。小狗身上热乎乎的，还有一股奶腥味，母狗舐着它们，它们就哀哀地叫着。当一条狗倒也不错，这是实话。”

“你是个傻瓜，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瓦西利神父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还是走吧。”

“你还没有使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所以你没有权利走，瓦西利神父。政府给你钱，就是要你干这种事。”

“你多大岁数？”

“二十八。”

“你大学毕业，年纪还轻，有一个世俗的职业，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会整天笑个不停。可是你呢，哎！你那些想法又能使你怎么样呢？还不是躺着吐唾沫罢了。”

“瓦西利神父，我有过一些很好的想法。”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翻身仰卧，从高板床上伸出两只手，把手指捻得劈啪作响，还打了个呵欠。“我喝不惯烧酒，真的。”

“唉！”瓦西利神父说，他小心翼翼地内衣里掏出一个锡烟盒，划着了一根火柴，出于习惯把双手弯成杯状，护着点燃了火柴，就象人们通常在风中划火柴那样，然后点燃了烟卷，用两根手指把火柴棍捻了一阵，就把它扔在板凳下面了。“你可以相信我，若是村里除你而外还有另一个知道

分子，我就决不会上你这儿来。”

自从科雷万的医院在春天被烧毁以来，医生同瓦西利神父之间经常进行这样的谈话。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从那以后便把全部工作都交给了医士，跑到这个小木房里来坐着。这个小木房是地方自治局暂时租下来的，一直要租到新医院落成为止。

三年前，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在科雷万得到了第一个职位。他开始热情地在各村往返奔波，治疗病人，甚至还资助他们。他不是肮脏而泥泞的道路上蹒跚，就是在一月的夜里饱尝刺骨的寒风，只有一轮死气沉沉的月亮高挂在一派死寂的白雪上空；他去查看那些令人窒息的小木房，里面挤满了吵吵嚷嚷的长着疥疮的孩子；在山下黑暗的浴室里，女人们临盆时的尖叫声和辛辣的烟气几乎使他发狂；他在绝望中只得致函地方自治局，请求提供药品、医生和资金；他看到不论他做些什么，结果全都在农村的贫困、凋弊和管理不善这个无底洞里化为乌有了。末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感到，在方圆六十俄里之内只有他独自一人，外加一罐蓖麻油，在这个地区内，孩子们大批地死于猩红热，成年人则死于饥饿引起的斑疹伤寒，总之，蓖麻油是无济于事的，人们也不需要它。这时，医院被付之一炬，他就把蓖麻油一扔，爬到他的高板床上去了。

瓦西利神父眼看着第三个医生就这样被弄得精疲力竭，不禁为扎鲍特金感到难过，因此几乎每天都来看他，用各种办法，譬如说给他一枝烟卷，或者给他讲个笑话，至少可以让他笑上个把钟头；他毕竟还是会笑的。但这并不是安慰他，因为你怎么能够安慰一个只剩下一堆灰烬的人呢。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不再打呵欠了，他翻过身子趴在床上，垂下一只手来要烟抽。

“我今天从库尔宾涅夫那儿买了些烟草，”瓦西利神父回答道；他在高板床下踮起脚来，举起烟盒，掀了一下盒上的秘密弹簧。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虽然明知这个烟盒里面大有文章，是专门愚弄人的，可他却佯装不知，伸手到假盒底去摸索，那儿并没有烟卷……

“这是‘丘扎戈厂’出的香烟，”瓦西利神父对这个玩笑感到十分开心，便笑了起来。“给你，吸吧，吸吧。你可知道，我今天去沃尔科夫家了。”

“人们说你的那个沃尔科夫是个野兽，是一头可怕的畜生。”

“大谬不然！别听那些闲话。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生活……你应该好好地瞧瞧这些人，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那时你就不会老是躺在高板床上了。还有他的女儿，叶卡捷琳娜·阿列克桑德罗夫娜，说实话，她真是个出色的美人儿，上帝的杰作……我若是个画家，就要把她画成看着新郎微笑的玛丽娅·玛格达琳娜。”

“你这是什么意思——看着新郎微笑？”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蓦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还没有听说？伟大的画家总是要让他们笔下的人物面带微笑的。一个姑娘，一个处女，一个充满爱情与活力的女人，总是笑得很美的，就象她看到了一名天使站在她身旁，正用一个手指指着她的肚子。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别笑。”瓦西利神父抬起眉毛，吸着烟，从鼻孔里喷着烟雾。后来他

说，“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他叹了口气，再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但是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却一点儿也没有笑。他把头缩回高板床上，静静地躺着，闭上两眼，咬紧牙关，因为他毕竟还只有二十八岁，每逢有人漫不经心地谈起处女的微笑，都会使他仿佛遭到了雷击。

3.

蓝黑色的夜空，月色皎洁。月光仿佛没有尽头似的，它穿过大小缝隙，穿过闩上的眼睑，照进人们的卧房和斗室，照进野兽的巢穴，射到池塘的塘底，一条条出神入化的鱼儿从那里浮了起来，用它们的圆嘴触动着水面。

就在同一天夜里，月儿高挂在池塘四周被马蹄践踏了的岸上——池塘宛如一支光翼，从沃尔科夫家花园浓密的草木中伸了出来。

水边的草地上铺着一件羊皮外套，一个宽肩、有须的马倌，一只胳膊肘撑着身子，躺在羊皮外套上休息。附近有一个马僮，正骑在一匹马上打盹；那匹灰色的马儿睡眼惺忪地点着头，把马嚼子搞得嘎嘎直响。马儿都在长得很高的牛蒡和苦艾丛中一片低低的草地上吃草。小马驹都侧卧着，嘴巴碰着伸出的腿。

一个身穿长衫的老人，从水坝上高高的白柳那边沿着塘

岸慢慢走来。他走到马信身旁便停住了，久久地或是察看着什么，或是谛听着什么……

“今天晚上可真暖和。”那老人说。

马信懒洋洋地问道：

“你干吗老是走来走去，康德拉季·伊万诺维奇，——你是有什么心事吧？……”

“我睡不着，出来蹒跚蹒跚。”

“你老在想什么吧？”

“是啊，我确实是在想……我就象给拴在一个轮子上似的，一辈子都围着这些地方打转转——老是在这幢房子和它的四周打转转。我把土地都踩成石头了……过去的足迹在吸引着我。也许到了归天的时候了，是吗？”

“你该退休了，康德拉季·伊万诺维奇，你该去养老了。”

“前不久老爷又大闹了一场，”康德拉季低声说。“那位公爵在黄昏时分又来了。他把马车停在池塘那边，搞了一条船，就象贼似的偷偷跑到凉亭里去了，在那儿跟小姐聊了一阵……他死盯住不放，老实说，他可是个危险人物。”

“他是个公爵，康德拉季·伊万诺维奇，你和我都是别人雇来的——咱们把自己给卖了，只得一声不吭，他倒是为所欲为。都说他送客的时候还要放炮呢。”

“那倒没有什么坏处，可他为什么老是上这儿来，却又不提出求婚呢。咱们的小姐气色很不好……”

康德拉季·伊万诺维奇沉默了。马信坐在外套上，环顾了一下四周，叫道：

“米什卡，别睡啦，马儿都跑啦。”

马僮在马鞍上醒了过来，猛地把头一抬，吧哒着嘴，挥起了鞭子；灰马走了几步，又低下颈子站住了。它和马僮又打起瞌睡来了；夜是那么温暖而宁静。

康德拉季默默无言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哼，就是这么回事。”便踱回花园去了。

那株遭到雷击的老柳树，那一排篱笆，那条有着出入口的沟渠，一条条小径，一株株树木的轮廓——这一切对他来说是那么熟悉，它们犹如那一把把钥匙，使他想起了种种遥远的往事，其中有令人痛苦的，也有令人愉快的，虽说要是细细地想来，一生中令人愉快的事是并不多的。

康德拉季在瓦季姆·安德列耶维奇时代和安德烈·瓦季梅奇时代都是贴身仆人，他还记得瓦季姆·瓦季梅奇·沃尔科夫本人，康德拉季即使在梦中也怕想起他，——他满面胡子，令人生畏，横行霸道，无所顾忌；为了羞辱本地的一些小贵族，他收养了一个特别大胆的小丑列舍托和一个女小丑。他们就是康德拉季的父母，他一生下来便继承了对沃尔科夫一家老小的畏惧和忠诚。

瓦季姆·安德列耶维奇是现在这个阿列克桑德尔·瓦季梅奇的父亲，此人酷爱读书写作，甚至还为农民们出版了一本叫做《善良的劳工》的小册子，但他坚决反对废除农奴制。一天，他吩咐把独眼的牧人费奥季卡叫到他的屋子里，让他坐在蒙着绸缎的沙发上，递给他一支雪茄，说道：“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现在您是个独立自主的人了，我祝贺您，您愿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不过您要是愿意为我干活，那就请您吩咐，我们就会把您带到马厩里最后再打您一次。”费奥季卡想了想，说：“好吧。”